

时已深秋,北京却依然葱茏,处处绿意盈盈。

驱车北五环,去看望我的老友曹明冉先生。

二十几年前,我与明冉先生都在菏泽师专任教。他教美术,我教中文,系属虽然不同,却同住在一座尚未彻底完工的“半截楼”里。楼道黑暗,不见天日,来去全凭感觉,且须小心谨慎,不然,就会撞翻谁家的煤球垛。虽是如此,我们的心里却充满阳光,一起谈天说地,道古论今,度过了一段虽苦亦甜的快乐时光。他工作调动后,常常游走于泉城、京华之间,作画忙,应酬多,但也“常回家看看”。每次到菏泽,他都邀我参加他的饭局。但因人“名人效应”,“围观”者甚众,前呼后拥,熙来攘往,我俩根本没有深谈的机会。

去年以来,明冉先生有三次邀约,说是精选了自己诗画并重的百幅牡丹作品,让我对诗谈事,对画说话,作一评点,而后总结出书云云。老友信任,我复何言,便慨然应诺,不负所托,心方安然。

坐在车里,已远远看到“天通苑”几个大字。字置楼顶,十分醒目。何谓“天通”?反读“通天”,气魄何其大也。然而,我还是愿意把“天通”解释为“天性通达”。前者直干云霄,后者却有了温度。

如此想着,便到了明冉先生的楼下。家居顶楼,上下两层。明冉先生迎出门外,延之于室。室内一围楠榭,半壁字画,十米长案,满室书香。他率我直奔茶台,宾主坐定,便操弄起茶艺,烧水,洗杯,冲泡,十分老到。一杯在手,茶香氤氲。正说话间,国家某部委的连贯通先生“驾到”。连君一脸真诚,满口乡音。几句话语之后,便自觉投机。从明冉先生的介绍中,知道连君是荣成人,菏泽与威海,分处山东省东西两极,口音自有很大差异。激动兴奋的交谈中,我们三人,便一会儿普通话,一会儿家乡话,东腔西调,起伏有致,把个花腔男高音、男中音,融会贯通得逸趣横生。话间,曹公对连君以茶称谢,言其初入京时已多有所助。连君则连连摆手:“别说这些了,还是看看学生的作业吧。”便把一本杂志呈上。其封底是连君的一幅山水,秉持传统,线墨中矩。打开来看,是通版两页,有肖像,有简介,有

评论,还有三五幅书法作品。书作不失右任大师灵动之风,同时融进了自己的强劲之气。曹公直言:“画没字好。”

由此及彼,忽然发现对面墙上挂着八尺大的书法四条屏,我与连君十分惊异。曹公解感道:“今年11月8日我将在山东省博物馆举办个展,都是绘画作品,未免单调,写几幅字挂挂,增添些花色。”我们三人便离开茶座,直奔曹氏书作。作品多为行书,除基本范式符合规矩外,其结体、点划和布局,均恣性而为,属典型的风格的境界和意趣。其一云:破衣烂衫杂酒痕,丹青何处不消魂。久卧花林遣过客,半醒半醉叩柴门。酒意未减重调墨,

吧,作个纪念。”我说好的,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相机,照录他作画的全过程。只见曹公挥动细小的画笔,左勾右连,毫不停滞,一如裁缝手中的针线,东伸西展,上下翻飞。不到10分钟,一幅牡丹兰花白描图就作好了。之后便是题字,当他在画幅的上端写下“甲午九月”四字时,我以为该是给作品落款了。孰知他竟心志畅达,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首诗:“甲午九月秋气爽,统战来京访画堂。明冉只有半池墨,淡淡线痕着花香。贤弟莫嫌少颜色,简筒疏疏岁月长。”诗中情谊,令人感动和温暖。特别是最后一句,让人想到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,想到“简洁、素朴、真诚”与恒久的关系,这是一种真正高远的境界,给人以醒

办个展,各界参会者甚众。仪式开始,为之剪彩者不是党政要员,而是两位白发翁媪。翁者,其尊师谢孔宾也;媪者,其家中老母也。这种一反常规的做法,令部分“剪彩专业户”倍感尴尬和不适。但大部分人却深受感动,一齐为他的“义举”和“孝行”拍手叫好。

大凡有些“另类”的人,其社会关注点往往是 he 超乎常态的“愤世嫉俗”,而忽略了他对人类对社会对家庭的一腔温热。就像鲁迅,他不仅有“横眉冷对”,还有“俯首甘为”。所以,当他老来得子,有人嘲笑他对孩子倾情太多时,他以诗回敬道: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。”这使我想起了明冉先生的那对双胞胎

胎男童——曹谢天、曹谢地,从为孩子取的名字上即可看出明冉先生那种老来得子的狂喜之态。谈起孩子,明冉先生两眼温润,一脸慈爱,声音也变了:“嘿嘿,两个小家伙都上寄宿学校了,嗨,一周才回来一次……”并安排夫人“让统战把俩孩子的照片拷走吧,那张裸照也拷走,让老家的人看看,哈哈……”

干白已喝了三大瓶,明冉先生还让夫人开酒,却被早已喝得面红耳赤的连君制止了:“不行了,不能再喝了。”

饭后,嫂夫人把一个U盘递给我。我知道,这其中有明冉先生的100幅牡丹诗画,有我与连君、曹公三人的合影,还有那对可爱男童的“玉照”。

茶罢,正拟返程,却见明冉先生又如饭前一样,伏在案头凝神奋笔,如法炮制,不一时,一幅《富贵君子图》就出笼了。其上题诗云:“京城九月清风轻,借笔偏画牡丹红。不是酒罢狂挥笔,墨随心游花丛中。富贵君子同一图,线韵留给承通兄。”诗后跋语曰:“北京连兄、曹州统战,陪我一醉矣。”

步出曹府,下得楼来,该是“残阳如血”时分,只是此刻云密风劲,有粗粗雨柱砸下,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想明日雨过日出,霏散天青,顿觉身心舒爽。

曹府一日,相会甚幸,回望“天通”,慨从中来,遂作小诗以志:

曹州十里牡丹红,画坛明星冉冉升。

醉语天通三盏酒,挥毫狂写意酣兴。

做客天通苑

□ 赵统战

落笔浓淡化烟云。画里画外境相连,画境梦境假亦真。其二云:明月初上映画堂,满窗花影生红光。玉楼等君醉归来,梦传彩笔戏红妆。丹青寄情从深处,韵致圆融留芬芳。富贵荣华无定数,谁种牡丹谁留香。此二诗的妙处,一在创造境界,二在升华境界。不仅表现了作者在酒中酒后挥笔作画的天真烂漫的情态,而且在作为“诗眼”的最后两句,还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襟怀、志趣和哲思。画境梦境的互换和融合,自是人生境界的体现。而“富贵荣华无定数,谁种牡丹谁留香”,就更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独特洞悉悟察后得出的结论性的睿语,真是既形象又深刻,令人拍案。

对“诗”、“书”进行了一番品评之后,曹公便拿出一沓八尺“花鸟”让我们欣赏。并说,这次在济南展出的作品,光丈二的巨幅“花鸟”就有40件。这些可都是工笔画,得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!看着年届七旬的曹公,真不知他那瘦小的躯体里会包蕴多大的能量。

在我与连君连连赞叹之时,曹公已开始伏案作画了,并提醒我:“统战,录一下像

鬻灌顶般的昭示和启迪。

时近中午,我欲告辞。明冉先生大笑着说:“走啥走,我们跟老连一起喝两杯。你嫂子早把酒菜准备好了。”我和连君相视一笑,便“盛情难却”般地留了下来。嫂夫人不施粉黛,素丽、真纯,大方而不招摇。她不参与我们的谈话,也不干涉曹公作画,只是拿了她的高档相机,忙前忙后地帮我们拍合影,她的热忧,让我们感受到她为这个家庭的和谐,为曹公周边软环境的创制所付出的努力,令人感慨和敬佩。

明冉先生率我们来到餐厅,菜肴的确丰盛。加上曹公的妹妹,我们总共不过五个人,却做了10个菜。而且,嫂夫人还特意为我们做了她的拿手菜——狮子头。我盛赞菜肴,并毫不矜持地饕餮着。明冉先生却不怎么吃菜,他一直要酒,一杯接一杯,话也多了起来。忆起当年所受的困厄和威压,曹公的情绪便有些激动,其狂狷之态也初露端倪。熟知他的人都知,其性格倔强,傲骨铮铮,冷眼世俗,向无媚态。因之,其言行间,常出惊人语,常有非常之举。某年,他于曹州书画院举



长
河
浪
花

霜降时节

□ 曹立杰

秋菊在渐冷的风中
呈现盛开的姿势
镰刀收割了秋天的辉煌
不带有一丝的怜悯

池塘里的残荷啊
在凄美的婉约里
演绎浅唱低吟的温柔
这不惧残酷的壮丽
是苍凉的面容
让我的多情
蔓延到心的荒原

寒霜把院前的柿子树
彻底击垮
乡村的韵脚开始转向冬天
落叶在风中疾驰
像村庄的信使
给你带来母亲的叮咛

菊花在霜降时节
并未显得躁动不安
是寒霜为它养出了一份恬淡
那些在异乡的人们
也像村庄的菊花
有着不畏艰苦的品格

王总近来乏力,眼圈青紫,脸色发黄,明显瘦了。三位年轻秘书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都被他拒绝:“公司一大堆业务,千把号人都盯着我,在这当口老总哪能休息,忙完这一阵再说吧。”

打发走秘书,分管业务的副总进来微笑着说:“王总好消息,股票出仓了,橡胶货款已经到账,楼盘销售达八成以上,今天进账资金1.6个亿……”

王总听后喜上眉梢,顿时来了精神,立即吩咐手下外出狩猎,一行人来到西山坡下。一牧羊人正在放牧,王总下马与其闲聊:“看你已到知天命之年,不努力打拼,成就一番事业,为何舍弃妻小在深山牧羊?”

放羊人说:“看来你是有钱人了?”

王总说:“不敢说有钱,我身后这30多号人马就可以说明问题!”

放羊人说:“不就是我羊群里30多只羊吗?”

王总说:“你真会开玩笑,干大事的人谁在深山牧羊,荒度光阴?不管怎么说男人有钱方显英雄本色。”

放羊人说:“我看未必。真正的智者一定是默默无语,低头做事,一如成熟的麦穗,因饱满而弯腰低头。真正的富翁不张扬,不外露,不显摆,不小视穷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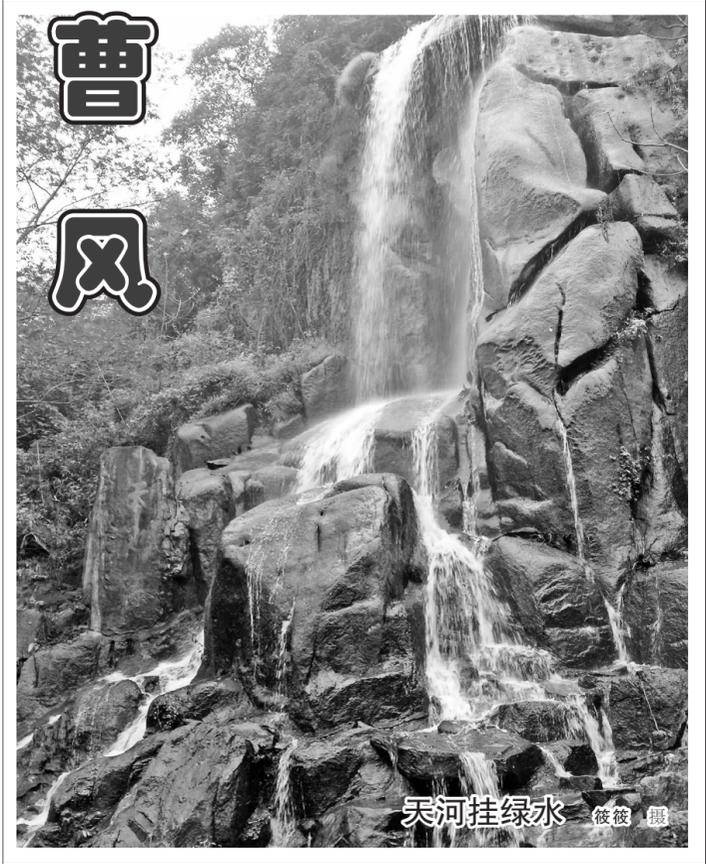
王总说:“我哪能小视穷人,逗你玩呢!”

放羊人手指脚下的青草地,做了一个幽默的动作说:“这方圆百里好像世外桃源,绿草茵茵,山花绽放,我在大山里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,轻松愉快,比你们有钱人活得自在……别以为你有了钱就了不起,钱对一个人来讲是不能决定成败的,恰恰是钱以外的东西决定谁能赶超谁,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挺到最后才是赢家。我看你脸色蜡黄,说话无力,已经透支耗尽了身心健康,失去了健康就等于早亡,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?你虽然有钱就不怕死吗?”

王总说:“你虽有健康的身体,没钱支配你活着又能怎样?”

放羊人说:“有的人有钱,但35个亿也没有换到健康的肠子,两手空空,带着遗憾失望地走了,还不如我放羊人,男人放上三年羊,给个县官也不当……”放羊人说着打了一记响鞭,吹了三声口哨,羊群好像听到号令一般向深山慢慢游动而去……

王总上马感到身心疲惫,看着远去的羊群,顿觉一阵头晕栽倒在马下。保镖和随行人员一拥而上,一阵忙碌,把他迅速送到医院,但王总最终还是走了,这年他33岁……



曹
风

天河挂绿水 筱筱 摄

霜降水落,子归就父

□ 洛水

时光走在城乡间,霜降坐在农历里。因着父亲,这些年,我才对霜降念念不忘。

霜降碧天静,秋事促西风。这首宋朝的诗,写着我的少年时光。那时,天清澈如洗,忙碌的农事,把秋风碾得很薄。关于霜降,我的记忆是劳顿和清凉,一如那清贫的生活。

九十年代,霜降前后,学校会放秋忙假。于我,那不是假,是折磨;霜降的意义也无关节气,而是我玩得正酣时,父亲忽然如从天降。小时贪玩,秋收一点也不好玩!每天披星戴月,手掌磨出

最
最
难
忘



的水泡,被霜露一浸,立刻是灼烧般的疼痛。

父亲却不以为然:水泡破了才能长出茧,以后就不怕磨了。用伤疤呵护伤口!他不知道,他的生活经验并不适于我。多年后,当我迁进城,把户口改成“非农”,他还耿耿于怀。他不会明白,我的“叛逆”不是针对他,而是那片土地上的生活。

父亲干活时,喜欢唱戏文解乏,比如“三国”。我一偷懒,他就讥笑我是磨化。所以无论多忙,我都不堪重用,只有晒玉米“看场”时,我才像个将军。这也是最简单的活,一早把玉米摊开晒,挨黑再聚起来,盖好,然后就在在一边的秫秸棚里“呆”着,防止有人偷窃。

父亲来换我时,总是很晚,我也睡得迷迷糊糊。那次,月光闪花了我的眼。我看见父亲忽地老了,两鬓苍苍,满头



心香一瓣

树树皆秋色

□ 钟芳

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。牧人驱犊返,猎马带禽归。”徜徉在林间阡陌的秋景中,王绩的《野望》涌上心头。最喜欢这样的季节,湛蓝天际,一碧如洗,煦阳暖照,飞雁成行,山静林幽,轻风徐徐,片片落叶纷飞如蝴蝶,散金碎玉般撒满一地,我陶醉其中,尽情欣赏着这深秋时节的迷人景致。

静静地对着淡远的云天,秋色如新出坛的美酒散发着浓烈甘冽的清香。在缕缕秋阳的轻抚下,抬望眼,只见高树参天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除了那些苍劲的松柏,漫山遍野都是身姿盎然的乌桕树,它们伟岸、遒劲,曲折婀娜,似乎任何时候都长着一身诗意。这是儿时记忆中的木子树,经过季节风霜雨露的酿染,枝叶由绿变黄,由黄变红,由红变褐,一层一层地叠着,呈现出五彩缤纷、美不胜收的景象。与之相伴的,还有银杏、红枫、黄栌、柿子树,都浸染着秋的颜色;再加上层层梯田稻浪、黛青色的远山、天空的白云小鸟,交织成动人的烂漫秋光,共同奏响秋天最壮美的乐章。

沿着林中小径而上,凝神细听,远处草丛中秋虫的吟唱,小溪里潺潺的流水,掠过树林上空的鸟儿呢喃,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在秋风中开放……仿佛一卷宁静安详的画卷在眼前展开,充满了诗情画意,疑是自己进入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。这时,一阵风飒飒吹来,银杏叶簇拥在浓密的枝条上轻颤,阳光透过金色的叶子洒落凡尘,散发出道道璀璨金光。随着风儿,不时有片片叶子告别枝头,如仙女撒下朵朵飞花,悠悠地、轻轻地飞舞到眼前,黄黄的树叶铺满一地,像是满地黄金,一阵沙沙作响,宛如踩在天然的地毯上,安逸松软,让人充分领略到“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”的意境。

我小心地摊开手掌心接住一枚落叶,晶莹淡雅的黄色,沉淀了往日的翠绿,多了一份丽洁,也多了一份成熟和豁达,用手指轻轻抚摸它,感触的是一份岁月的沧桑与生命的多彩。其实,任何生命都没有春色永驻,一如人的青春容颜,也终将会老去。正是这片片黄叶,换来了整棵树的盎然生机,那满地的落叶最终不是将碾落成泥再护春花吗?经历了春的萌发,拥有过夏的火热,到秋日,它收获的又是一份丰硕与坦然。一枚秋叶,就是一个故事;一枚秋叶,就是一个童话,它收藏着一个秋天,收藏着一份美丽。

一叶知秋,秋色斑斓;无边落木,婆娑而舞。泰戈尔说: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夏花明媚,秋叶静美,染岁月霜华,人的一生总会像秋叶一样,伴随着秋的到来,随着秋风的舞步投入大地怀抱,就让自己做一株秋木吧,淡定地步入人生的秋天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在秋之静美里,体味生命的传承与轮回。

人间真情 怀念岳母

□ 潘振国

做了岳母十八年的女婿,虽然我没有叫她一声“娘”(传统习惯称岳母为“大娘”);但在我心里,我一直视岳母如同我的娘亲!

岳母的家在梁山县城西南三公里的一个小村庄。第一次见到岳母是二十年前。那是初夏的一天,我和爱人乘车从菏泽到梁山,再到岳母家。当车子停在了村口,只见前面不远处有男女老少几十个人,正朝我这边张望。走到人群前,爱人指着一位身材瘦小,脸上布满皱纹,口中没有牙齿,却笑容可掬的老太太介绍道:“这就是俺娘!”我亲切地叫了一声:“大娘!”

结婚后,每一次去梁山,在岳母家呆的时间也只不过几个小时。岳母总是不无遗憾地说:“你看,来一趟,凳子还没捂热,就走了,也没顾得上说几句话。”后来,我们再去梁山,就住一晚上,我陪岳父母聊天,拉家常,一直到深夜。

俗话说: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欢喜。有一次和爱人、孩子一起去看望岳父母,吃过午饭,爱人和孩子去串门,我因有些感冒便躺床上休息了。不知睡了多久,朦胧之中似乎听到了有人叫我,我努力睁开双眼,是岳

母在叫我。只见岳母手捧着一个大碗,碗中冒着热气,岳母说:“我给你熬一碗姜糖水,趁热喝了,发发汗,感冒就好了!”望着岳母那慈祥的面容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,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,我哽咽着说了声:“谢谢你,大娘!”“傻孩子,跟大娘还见外?”岳母把碗递过来,我双手接过,和着泪水的姜糖水如一股暖流滋润着我的心田。

多年的相处,使我和岳母之间的感情就像儿子和母亲一样深。岳父母年纪大了,腿脚也越来越不灵便了,我便从菏泽专门为岳父母买了带靠背的高马扎和拐杖。许多次,岳母总是当着亲戚邻居的面夸奖我:“谁说‘一个女婿半个儿’,我看,俺这女婿比儿子还好呢!”

如今,两位老人均已去世,但一到过节,我就想到了梁山,想到了岳父母。岳母虽然没有养育我,但十八年的感情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。凝望着岳母的遗像,跪拜在岳母的坟前,我终于发出了那埋藏内心深处,迟迟未能出口呼唤:娘!儿子来看您老人家了!您听到了吗?儿子想念您呀!



原状。我抢着干重活,父亲心有余力不足,就一旁观望。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。”父亲又唱起来,声音悲怆、凄凉。我辩解道:廖化咋了,也是将才!父亲笑笑,我也知道。

忙完秋收,我就走了,连同跟了父亲30年的户口。父亲什么都没说,顾自唱了一天的戏。秋风吹着他枯草般的乱发,霜花一样白。白居易说:“霜降水返壑,风落木归根。冉冉岁将宴,物皆复本源。”我和父亲都明白,纵使落叶归根,我也无法回去了。

翻看日历,我的心一颤,在“霜降”前停下。那行字写着:霜降水落,子归就父。